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西遊記  
第七十八回 比丘憐子遭陰神 金殿識魔談道德

一念才生動百魔，修持最苦奈他何。但憑洗滌無塵垢，也用收拴有琢磨。

掃退萬緣歸寂滅，蕩除千怪莫蹉跎。

管教跳出樊籠套，行滿飛昇上大羅。

話說孫大聖用盡心機，請如來收了眾怪，解脫三藏師徒之難，離獅駝城西行。又經數月，早值冬天。但見那：

嶺梅將破玉，池水漸成冰。

紅葉俱飄落，青松色更新。

淡雲飛欲雪，枯草伏山平。

滿目寒光迴，陰陰透骨冷。

師徒們冲寒冒冷，宿雨餐風。正行間，又見一座城池。三藏問道：「悟空，那廂又是甚麼所在？」行者道：「到跟前自知。若是西邸王位，須要倒換關文；若是府州縣，徑過。」

師徒言語未畢，早至城門之外。三藏下馬，一行四眾，進了月城。見一個老軍在向陽牆下，偎風而睡。行者近前，搖他一下，叫聲：「長官。」那老軍猛然驚覺，麻麻糊糊的睜開眼，看見行者，連忙跪下磕頭，叫：「爺爺。」行者道：「你休胡驚作怪。我又不是甚麼惡神，你叫爺爺怎的？」老軍磕頭道：「你是雷公爺爺。」行者道：「胡說。吾乃東土去西天取經的僧人。適才到此，不知地名，問你一聲的。」那老軍聞言，卻才正了心，打個呵欠，爬起來，伸伸腰道：「長老，長老，恕小人之罪。此處地方，原喚比丘國，今改作小子城。」行者道：「國中有帝王否？」老軍道：「有有有。」行者卻轉身對唐僧道：「師父，此處原是比丘國，今改小子城，但不知改名之意何故也。」唐僧疑惑道：「既云比丘，又何云小子？」八戒道：「想是比丘王崩了，新立王位的是個小子，故名小子城。」唐僧道：「無此理，無此理。我們且進去，到街坊上再問。」沙僧道：「正是。那老軍一則不知，二則被大哥說得胡說。且入城去詢問。」

又入三層門裡，到通衢大市觀看，倒也衣冠濟楚，人物清秀。但見那：

酒樓歌館語聲喧，彩鋪茶房高掛帘。

萬戶千門生意好，六街三市廣財源。

買金販錦人如蟻，奪利爭名只為錢。

禮貌莊嚴風景盛，河清海晏太平年。

師徒四眾牽著馬，挑著擔，在街市上行夠多時，看不盡繁華氣概，但只見家家門口一個鵝籠。三藏道：「徒弟啊，此處人家都將鵝籠放在門首，何也？」八戒聽說，左右觀之，果是鵝籠，排列五色綵緞遮幔。默子笑道：「師父，今日想是黃道良辰，宜結婚姻會友，都行禮哩。」行者道：「胡談，那裡就家家都行禮？其間必有緣故，等我上前看看。」三藏扯住道：「你莫去，你嘴臉醜陋，怕人怪你。」行者道：「我變化個兒去來。」

好大聖，捻著訣，念聲咒語，搖身一變，變作一個蜜蜂兒，展開翅，飛近邊前，鑽進幔裡觀看，原來裡面坐的是個小孩兒。再去第二家籠裡看，也是個小孩兒。連看八九家，都是個小孩兒。卻是男身，更無女子。有的坐在籠中頑耍，有的坐在裡邊啼哭；有的吃果子，有的或睡坐。行者看罷，現原身，回報唐僧道：「那籠裡是些小孩子，大者不滿七歲，小者只有五歲，不知何故。」三藏見說，疑思不定。

忽轉街見一衙門，乃金亭館驛。長老喜道：「徒弟，我們且進這驛裡去：一則問他地方，二則撒和馬匹，三則天晚投宿。」沙僧道：「正是，正是，快進去耶。」四眾欣然而入。只見那在官人果報與驛丞，接入門，各各相見。敘坐定，驛丞問：「長老自何方來？」三藏言：「貧僧東土大唐差往西天取經者，今到貴處，有關文理當照驗，權借高衙一歇。」驛丞即命看茶。茶畢，即辦支應，命當直的安排管待。三藏稱謝，又問：「今日可得入朝見駕，照驗關文？」驛丞道：「今晚不能，須待明日早朝。今晚且於敝衙門寬住一宵。」

少頃，安排停當，驛丞即請四眾同吃了齋供。又教手下人打掃客房安歇。三藏感謝不盡。既坐下，長老道：「貧僧有一件不明之事請教，煩為指示。貴處養孩兒，不知怎生看待。」驛丞道：「天無二日，人無二理。養育孩童，父精母血，懷胎十月，待時而生。生下乳哺三年，漸成體相。豈有不知之理。」三藏道：「據尊言與敝邦無異。但貧僧進城時，見街坊人家各設一鵝籠，都藏小兒在內。此事不明，故敢動問。」驛丞附耳低言道：「長老莫管他，莫問他，也莫理他，說他。請安置，明早走路。」長老聞言，一把扯住驛丞，定要問個明白。驛丞搖頭搖指，只叫：「謹言。」三藏一發不放，執死定要問個詳細。驛丞無奈，只得屏去一應在官人等。獨在燈光之下，悄悄而言道：「適所問鵝籠之事，乃是當今國主無道之事。你只管問他怎的？」三藏道：「何為無道？必見教明白，我方得放心。」驛丞道：「此國原是比丘國，近有民謠，改作小子城。三年前，有一老人，打扮做道人模樣，攜一小女子，年方一十六歲。其女形容嬌俊，貌若觀音，進貢與當今，陛下愛其色美，寵幸在宮，號為美后。近來把三宮娘娘、六院妃子，全無正眼相覷。不分晝夜，貪歡不已。如今弄得精神瘦倦，身體羸贏，飲食少進，命在須臾。太醫院檢盡良方，不能療治。那進女子的道人，受我主誥封，稱為國丈。國丈有海外秘方，甚能延壽。前者去三洲、三島採將藥來，俱已完備。但只是藥引子利害：單用著一千一百一十個小兒的心肝，煎湯服藥。服後有千年不老之功。這些鵝籠裡的小兒，俱是選就的，養在裡面。人家父母懼怕王法，俱不敢啼哭，遂傳播謠言，叫做小兒城。長老明早到朝：只去倒換關文，不得言及此事。」言畢，抽身而退。

說得個長老骨軟筋麻，止不住腮邊淚墮。忽失聲叫道：「昏君，昏君！為你貪歡愛美，弄出病來，怎麼屈傷這許多小兒性命？苦哉，苦哉，痛殺我也！」有詩為證。詩曰：

邪主無知失正真，貪歡不省暗傷身。

因求永壽戕童命，為解天災殺小民。

僧發慈悲難割捨，官言利害不堪聞。

燈前灑淚長吁嘆，痛倒參禪向佛人。

八戒近前道：「師父，你是怎的起哩？專把別人棺材擡在自家家裡哭。不要煩惱。常言道：『君教臣死，臣不死不忠；父教子亡，子不亡不孝。』他傷的是他的子民，與你何干？且來寬衣服睡覺，莫替古人耽憂。」三藏滴淚道：「徒弟啊，你是一個不慈憫的。我出家人積功累行，第一要行方便。怎麼這昏君一味胡行？從來也不見吃人心肝，可以延壽。似這等之事，教我怎不傷悲？」沙僧道：「師父且莫傷悲。等明早倒換關文，觀面與國王講過。如若不從，看他是怎麼模樣的一個國丈。或恐那國丈是個妖精，欲吃人的心肝，故設此法，未可知也。」

行者道：「悟淨說得有理。師父，你且睡覺，明日等老孫同你進朝，看國丈的好歹。如若是人，只恐他走了傍門，不知正道，徒以採藥為真，待老孫將先天之要旨，化他皈正；若是妖邪，我把他拿住，與這國王看看，教他寬慾養身，斷不教他傷了那些孩童性命。」三藏聞言，急躬身，反對行者施禮道：「徒弟啊，此論極妙，極妙。但只是見了昏君，不可便問此事，恐那昏君不分遠近，並作謠言見罪，卻怎生區處？」行者笑道：「老孫自有法力。如今先將鵝籠小兒攝離此城，教他明日無物取心，地方官自然奏表。那昏君必有旨意，或與國丈商量，或者另行選報。那時節，借此舉奏，決不致罪坐於我也。」三藏甚喜。又道：「如今怎得小

兒離城？若果能脫得，真賢徒天大之德。可速為之，略遲緩些，恐無及也。」行者抖擻神威，即起身，吩咐八戒、沙僧：「同師父坐著，等我施為，你看但有陰風刮動，就是小兒出城了。」他三人一齊俱念：「南無救生藥師佛！南無救生藥師佛！」

這大聖出得門外，打個唿哨，起在半空，捻了訣，念動真言，叫一聲「唵淨法界」，拘得那城隍、土地、社令、真官，並五方揭諦、四值功曹、六丁六甲與護教伽藍等眾，都到空中，對他施禮道：「大聖，夜喚吾等，有何急事？」行者道：「今因路過比丘國，那國王無道，聽信妖邪，要取小兒心肝做藥引子，指望長生。我師父□分不忍，欲要救生滅怪。故老孫特請列位，各使神通，與我把這城中各街坊人家鵝籠裡的小兒，連籠都攝出城外山凹中，或樹林深處，收藏一二日，與他些果子食用，不得餓損；再暗的護持，不得使他驚恐啼哭。待我除了邪，治了國，勸正君王，臨行時，送來還我。」

眾神聽令，即便各使神通，按下雲頭。滿城中陰風滾滾，慘霧漫漫：

陰風刮暗一天星，慘霧遮昏千里月。起初時還蕩蕩悠悠，次後來就轟轟烈烈。悠悠蕩蕩，各尋門戶救孩童；烈烈轟轟，都看鵝籠援骨血。冷氣侵人怎出頭，寒威透體衣如鐵。父母徒張皇，兄嫂皆悲切。滿地捲陰風，籠兒被神攝。此夜縱孤栖，天明盡歡悅。

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釋門慈憫古來多，正善成功說摩訶。  
萬聖千真皆積德，三皈五戒要從和。  
比丘一國非君亂，小子千名是命訛。  
行者因師同救護，這場陰鷲勝波羅。

當夜有三更時分，眾神祇把鵝籠攝去各處安藏。

行者按下祥光，逕至驛庭上，只聽得他三人還念「南無救生藥師佛」哩。他也心中暗喜，近前叫：「師父，我來也。陰風之起何如？」八戒道：「好陰風。」三藏道：「救兒之事，卻怎麼說？」行者道：「已一一救他出去，待我們起身時送還。」長老謝了又謝，方才就寢。

至天曉，三藏醒來，遂結束齊備道：「悟空，我趁早朝，倒換關文去也。」行者道：「師父，你自家去，恐不濟事，待老孫和你同去，看那國丈邪正如何。」三藏道：「你去卻不肯行禮，恐國王見怪。」行者道：「我不現身，暗中跟隨你，就當保護。」三藏甚喜，吩咐八戒、沙僧看守行李、馬匹，卻才舉步。這驛丞又來相見，看這長老打扮起來，比昨日又甚不同。但見他：

身上穿一領錦襪異寶佛袈裟，頭戴金頂毘盧帽。九環錫杖手中拿，胸藏一點神光妙。通關文牒緊隨身，包裹袋中纏錦套。行似阿羅降世間，誠如活佛真容貌。

那驛丞相見禮畢，附耳低言，只教莫管閑事。三藏點頭應聲。大聖閃在門傍，念個咒語，搖身一變，變做個螻蛄蟲兒，嚶的一聲，飛在三藏帽兒上。出了館驛，徑奔朝中。

及到朝門外，見有黃門官，即施禮道：「貧僧乃東土大唐差往西天取經者。今到貴地，理當倒換關文，意欲見駕，伏乞轉奏轉奏。」那黃門官果為傳奏。國王喜道：「遠來之僧，必有道行。」教請進來。黃門官復奉旨，將長老請入。長老階下朝見畢，復請上殿賜坐。長老又謝恩坐了。只見那國王相貌尪羸，精神倦怠；舉手處，揖讓差池；開言時，聲音斷續。長老將文牒獻上，那國王眼目昏朦，看了又看，方才取寶印，用了花押，遞與長老。長老收訖。

那國王正要問取經原因，只聽得當駕官奏道：「國丈爺爺來矣。」那國王即扶著近侍小宦，掙下龍床，躬身迎接。慌得那長老急起身，側立於傍。回頭觀看，原來是一個老道者，自玉階前，搖搖擺擺而進。但見他：

頭上戴一頂淡鵝黃九錫雲錦紗巾，身上穿一領簪頂梅沉香綿絲鶴氅。腰間繫一條幻藍三股攢絨帶，足下踏一對麻經葛緯雲頭履。手中拄一根九節枯藤盤龍拐杖，胸前掛一個描龍刺鳳團花錦囊。玉面多光潤，蒼髯頰下飄。金睛飛火焰，長目過眉梢。行動雲隨步，逍遙香霧饒。階下眾官都拱接，齊呼國丈進王朝。

那國丈到寶殿前，更不行禮，昂昂烈烈，徑到殿上。國王欠身道：「國丈仙蹤，今喜早降。」就請左手繡墩上坐。

三藏起一步，躬身施禮道：「國丈大人，貧僧問訊了。」那國丈端然高坐，亦不回禮，轉面向國王道：「僧家何來？」國王道：「東土唐朝差上西天取經者，今來倒換關文。」國丈笑道：「西方之路，黑漫漫有甚好處？」三藏道：「自古西方乃極樂之勝境，如何不好？」那國王問道：「朕聞上古有云：『僧是佛家弟子。』端的不知為僧可能不死，向佛可能長生？」三藏聞言，急合掌應道：

「為僧者，萬緣都罷；了性者，諸法皆空。大智閑閑，澹泊在不生之內；真機默默，逍遙於寂滅之中。三界空而百端治，六根淨而千種窮。若乃堅誠知覺，須當識心；心淨則孤明獨照，心存則萬境皆清。真容無欠亦無餘，生前可見；幻相有形終有壞，分外何求？行功打坐，乃為人定之原；佈惠施恩，誠是修行之本。大巧若拙，還知事事無為；善計非籌，必須頭頭放下。但使一心不動，萬行自全；若云採陰補陽，誠為謬語。服餌長壽，實乃虛詞。只要塵塵緣總棄，物物色皆空。素素純純寡愛慾，自然享壽永無窮。」

那國丈聞言，付之一笑。用手指定唐僧道：「呵呵呵，你這和尚滿口胡柴。寂滅門中，須云認性。你不知那性從何而滅，枯坐參禪，盡是些盲修瞎煉。俗語云：『坐坐坐，你的屁股破。火熬煎，反成禍。』更不知我這：

修仙者，骨之堅秀；達道者，神之最靈。攜簞瓢而入山訪友，採百藥而臨世濟人。摘仙花以砌笠，折香蕙以鋪裯。歌之鼓掌，舞罷眠雲。闡道法，揚太上之正教；施符水，除人世之妖氛。奪天地之秀氣，採日月之華精。運陰陽而丹結，按水火而胎凝。二八陰消兮，若恍若惚；三九陽長兮，如杳如冥。應四時而採取藥物，養九轉而修煉丹成。跨青鸞，升紫府；騎白鶴，上瑤京。參滿天之華采，表妙道之慇懃。比你那靜禪釋教，寂滅陰神，涅槃遺臭殼，又不脫凡塵。三教之中無上品，古來惟道獨稱尊。」

那國王聽說，□分歡喜。滿朝官都喝采道：「好個『惟道獨稱尊』，『惟道獨稱尊』。」長老見人都讚他，不勝羞愧。國王又叫光祿寺安排素齋，待那遠來之僧出城西去。三藏謝恩而退。才下殿，往外正走，行者飛下帽頂兒，來在耳邊叫道：「師父，這國丈是個妖邪，國王受了妖氣。你先去驛中等齋，待老孫在這裡聽他消息。」三藏知會了，獨出朝門不題。

看那行者，一翅飛在金鑾殿翡翠屏中釘下，只見那班部中閃出五城兵馬官奏道：「我主，今夜一陣冷風，將各坊各家鵝籠裡小兒，連籠都刮去了，更無蹤跡。」國王聞奏，又驚又惱，對國丈道：「此事乃天滅朕也。連月病重，御醫無效，幸國丈賜仙方，專待今日午時開刀，取此小兒心肝作引，何期被冷風刮去，非天欲滅朕而何？」國丈笑道：「陛下且休煩惱。此兒刮去，正是天送長生與陛下也。」國王道：「見把籠中之兒刮去，何以返說天送長生？」國丈道：「我才入朝來，見了一個絕妙的藥引，強似那一千一百一□一個小兒之心。那小兒之心，只延得陛下千年之壽；此引子，吃了我的仙藥，就可延萬萬年也。」國王漠然不知是何藥引，請問再三，國丈才說：「那東土差去取經的和尚，我看他器宇清淨，容顏齊整，乃是個□世修行的真體，自幼為僧，元陽未泄，比那小兒更強萬倍。若得他的心肝煎湯，服我的仙藥，足保萬年之壽。」那昏君聞言，□分聽信，對國丈道：「何不早說？若果如此有效，適才留住，不放他去了。」國丈道：「此何難哉？適才吩咐光祿寺辦齋待他，他必吃了齋，方才出城。如今急傳旨，將各門緊閉，點兵圍了金亭館驛，將那和尚拿來，必以禮求其心。如果相從，即時剖而取出，遂御葬其屍，還與他立廟享祭；如若不從，就與他個武不善作，即時縊住，剖開取之。有何難事？」那昏君如其言，即傳旨，把各門閉了。又差羽林衛大小官軍，圍住館驛。

行者聽得這個消息，一翅飛奔館驛，現了本相，對唐僧道：「師父，禍事了，禍事了。」那三藏才與八戒、沙僧領御齋，忽聞此言，唬得三尸神散，七竅煙生，倒在塵埃，渾身是汗，眼不定睛，口不能言。慌得沙僧上前攙住，只叫：「師父甦醒，師父甦

醒。」八戒道：「有甚禍事？有甚禍事？你慢些兒說便也罷，卻說得師父如此。」行者道：「自師父出朝，老孫回視，那國丈是個妖精。少頃，有五城兵馬來奏冷風刮去小兒之事。國王方惱，他卻轉教喜歡，道：『這是天送長生與你。』要取師父的心肝做藥引，可延萬年之壽。那昏君聽信誣言，所以點精兵，來圍館驛，差錦衣官來請師父求心也。」八戒笑道：「行的好慈憫，救的好小兒，刮的好陰風，今番卻撞出禍來了。」

三藏戰兢兢的爬起來，扯著行者，哀告道：「賢徒啊，此事如何是好？」行者道：「若要好，大做小。」沙僧道：「怎麼叫做『大做小』？」行者道：「若要全命，師作徒，徒作師，方可保全。」三藏道：「你若救得我命，情願與你做徒子、徒孫也。」行者道：「既如此，不必遲疑。」教：「八戒，快和些泥來。」那馱子即使釘耙築了些土。又不敢外面去取水，後就擄起衣服撒溺，和了一團臊泥，遞與行者。行者沒奈何，將泥撲作一片，往自家臉上一安，做下個猴像的臉子。叫唐僧站起休動，再莫言語。貼在唐僧臉上，念動真言，吹口仙氣，叫：「變！」那長老即變做個行者模樣。脫了他的衣服，以行者的衣服穿上。行者卻將師父的衣服穿了，捻著訣，念個咒語，搖身變作唐僧的嘴臉。八戒、沙僧也難識認。

正當合心裝扮停當，只聽得鑼鼓齊鳴，又見那槍刀簇擁。原來是羽林衛官，領三千兵把館驛圍了。又見一個錦衣官走進驛庭問道：「東土唐朝長老在那裡？」慌得那驛丞戰兢兢的跪下，指道：「在下面客房裡。」錦衣官即至客房裡道：「唐長老，我王有請。」八戒、沙僧左右護持假行者。只見假唐僧出門施禮道：「錦衣大人，陛下召貧僧，有何話說？」錦衣官上一把扯住道：「我與你進朝去，想必有取用也。」咦！這正是：

妖誣勝慈善，慈善反招凶。

畢竟不知此去端的性命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